

第三二二冊

明倫彙編

家範典

父母部

父子部

(卷)

一三一四

一五一四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目錄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家範典

第十三卷目錄

父母部藝文一

救太子書

喪勿絲事詔

列傳序

思親賦

竈屋銘

稱病去會稽郡自誓父母墓文

孝友傳前序

孝感賦

孝思賦

中大同元年秋七月甲子詔

上高祖封事

爲高力士祭父母文

祭二先文

鄂人對

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正風俗疏

夢得雛粟判

晉家人傳論

瀧閭肝表

罔極賦

思親賦

奉終

郭巨論

望雲思親序

漢壺關三老

漢宣帝

後漢書

晉陸機

擊虞

王羲之

晉書

宋謝靈運

梁武帝

同前

北魏李彪

唐張說

張九齡

韓愈

柳宗元

韋挺

楊守納

宋歐陽修

前人

王禹偁

明王禕

方孝孺

前人

薛瑄

赴召告考妣墓文

書感慕椿萱卷

節孝錄序

父母部藝文二詩

魏風陟岵二章

唐風摛羽三章

小雅小弁八章

蓼莪六章

思親操

短歌行

靈芝篇

補南陔

補白華

周詩

離親詠

家風詩

孝經詩

履霜操

劉侍御朝命許停官歸侍

奉送李賓客荆南迎親

七月望日思親

思親詞

思親行寄弟子通

思親歌

送仲弟南還懷老親

端陽用韻思親二首

展先墓

崔鉅

歐陽德

孫奇逢

古逸詩

魏文帝

曹植

晉東晉

前人

夏侯湛

前人

潘岳

傅咸

唐韓愈

皇甫冉

岑參

元許衡

陳高

留齋

明太祖高皇帝

李言恭

周怡

羅洪先

補亡詩八首

思親

歲杪思親

秋日懷親

思親歌

春暉亭爲樺川子賦

鄭世子載堉

廖駒

張鈇

楊文儼

投繼芳

王奕

家範典第十三卷

父母部藝文一

救太子書

漢壺關三老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流放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悞悞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

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
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詩云取
彼諸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母患
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慘惻出
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哀勿繇事詔

漢宣帝

道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
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
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殮送終盡其子道

列傳序

後漢書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
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
啜菽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
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亡本樂之通也
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
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
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姓夫思水
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
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

思親賦

晉陸機

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指南雲以寄款望歸
風而效誠年歲俄其聿暮明星爛而將清迴馳肅以
長赴零雪紛其下頽羨纖枝之在幹悼落葉之去枝
存顧復之遺志感明發之所懷居辭安而厭苦養引
約而摧豐忘天命之晚暮願鞠子之速融兄瓊芳而
蕙茂弟蘭發而玉暉感瑰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違
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

竈屋銘

肇虞

大孝養志厥此養形事親以敬美過三牲
稱病去會稽郡自誓父母墓文 王羲之
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
告二尊之靈義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
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
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誠恐斯亡
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
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
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
是有無尊之心而不予也子而不予天地所不覆載
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

孝友傳前序

晉書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
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於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
之於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
柔色順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疊臺忘劬集苞思藝
黍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誅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
哀罔極聚薪流慟銜索與嗟灑風樹以隕心類寒泉
而沐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
在醜無爭協修升以匡化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
也是以閱會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垂烝弘七
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錫金
之慶陽雍操蔣玉之祉烏駟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
白羣擾功文之廬然則因彼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
綜義歸一揆晉氏始自中朝逮於江左雖百六之災
遘及而君子之道未消採其遺絢足厲澆風

孝感賦

宋謝靈運

舉高樞於楊潭眇投迹於炎州貫廬江之長路出彭
蠡而南浮於時月孟節季歲亦告暨離鄉眷壤改時
懷氣戀丘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五積雪而抽筍
王斲冰以鱸鮮莫柔葉於枯木起春波於寒川顧微
心之庸褊謝精靈於昭晰擁永慕而莫從曾遐感而
靡徹

孝思賦

梁武帝

想緣情生情緣想起物類相感故其然也每讀孝
子傳未嘗不終軸輟書悲恨拊心嗚咽年未髫髻
內失所恃餘喘踰踰孀嫗相長齒過弱冠外失所
怙限職判蠻致關晨昏江途遼遠家無指信髣髴
行路先君體有不安晝則輟食夜則廢寢方寸煩
亂容身無所便投刺解職以遵歸路於時齊隋郡
王子隆鎮撫陝西頗煩信命令停一夕明當早出
江津送別心慮迫切不獲承命只得小船望星就
路夜冒風浪不遑寧處途次定陵船又損壞於時
門賓周仲連為鵠頭戍主借得一舸奔波兼行屢
經危險僅而獲濟及至戾止已無逮及五內屠裂
肝心破碎便欲歸身山下畢志墳陵長兄哀慙未
說獨行續有北問強敵寇邊朝廷以先君遺愛結
民咸思在昔故舊部曲猶有數千武慶宗將領留
防彼鎮時便有旨使捍壽春王事靡監辭不獲免
刺史崔慧景志懷翻覆遠招通逃多聚姦俠大猾
凶醜莫不雲集至如彭盆韓元孫等不可稱數倍
道電邁奄至淮淝凶徒疑駭相引離散臺軍主徐
元慶房伯玉等欲襲取慧景乃固禁之方得止息

是咸齊明作相疑論未決密馳表疏勸徵慧景折簡而召必不違拒卽重遣還以安其心姦巢既出緣邊無虞旬朔之間慧景反鎮卽便解甲以歸京師因爾驛馳不獲停息數鍾百六時會雲雷撥亂反正遂膺四海念子路見於孔丘曰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不可復得每感斯言雖存若亡父母之恩云何可報慈如河海孝若涓塵今日爲天下主而不及供養譬猶荒年而有七寶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未慕長號何解悲思乃於鍾山下建大愛敬寺於青溪側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極之情達追遠之心不能遺蓼莪之哀復於宮內起至敬殿竭工匠之巧盡世俗之奇石石周流芳樹雜沓限以國事亦復不能得朝夕侍食唯有朔望親奉饋奠雖復得薦珍羞而無所瞻仰內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於衷事形於言乃作孝思賦云爾

感四氣之變易見萬物之化成受天和而異命稟地德而齊榮察蟪蛄於螽蟴觀鯢鰈於北溟彼含識而異見同有邑而殊形雖萬類之衆多獨在人而最靈禮義別於飛走言語異於鸚猩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悽愴懷燧燧而涕零掩此哀而不去亦靡日而弗思仲由念枯魚而末慕丘吾感風樹而長悲雖一至而舍生奉二親而何期思因情生情因思起導情源以流謝引思心而無已既懷憂以終身亦銜恤而沒齒當閑居以未念獨拊膺而自傷

徒升帖而靡瞻空陟岵其何望涕縱橫以交流血沸涌而沾裳覽地義以自咎懼滅性之乖方仰太極以長懷乃告哀於昊蒼冀皇天之有感悟報施之茫茫曉百碎於魏闕夜萬斷於中腸心與心而相續思與思而未央晨孤立而縈結夕獨處而徊徨氣塞哀其似噎念積心其若狂在至如獻歲發暉春日載陽木散百華草列衆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啓節白日朝臨木低甘果樹接清陰不娛悅於懷抱但罔極而纏心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涼氣入衣淒風動裳心無迫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若乃寒冰已結寒條已折林飛黃落山積白雪旅雁鳴而哀哀朔風鼓而颼颼目觸事而破碎心隨感而斷絕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年揮忽而莫返時瞬眇其如電想慈顏之在昔哀不可而重見痛生育之靡吝報顧復而無片悲與恨其俱興涕雜血其如霰燕青春而差池鴻素秋而翔翔去來候於節物飛鳴應於陰陽何在我而不爾與二氣而乖張常茹酷而輪迴歷日夜而不忘既視丹而成綠亦見白而爲黃擾性情以翻覆汨神慮而迷荒想鳴鶴而魂斷聽孤雛而心死慟終天而無怙號畢世而靡恃觀休屠之日碑豈教義之所及見甘泉之畫像每下拜而垂泣忽心動而不安遽入侍於帝室值何羅之作難乃舍之以投瑟超王臣之稱首冠誠勇而無匹士行己之多方見石他之有權身雖死而名揚乃忠孝而兩全顧丁蘭其何人家河內之野王時舞象而方及始成童而親亡刻木母以供事常朝夕而在傍劉鎮就養而不暇常遠汲而力寡苦節感於幽靈醴泉生於甕下顧長沙

之臨湘有古初之道始時父沒而未葬遇鄰火之卒起乃伏棺而長號雨暴至而火死又何琦其亦然獨柩屋而全止至如王祥黃雀入帳隄迴橫石特起盛彥之開母目邢渠之生父齒覽斯事而衆多亦難得而具紀靈蛇銜珠以酬德慈烏反哺以報親在蟲鳥其尚爾况三才之令人治本歸於三大生民窮於五孝置天地而德盈橫四海而不挾履斯道而不行吁孔門其何教

中大同元年秋七月甲子詔

同前

禽獸知母而不知父無賴子弟過於禽獸至於父母並皆不知多觸王憲致及老人者年禁執大可傷慈自今有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唯大逆不預今恩

上高祖封事

北魏李彪

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卽戎素冠作刺逮於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聞有定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爲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父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綬同節慶之譏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庶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

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緣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可採願付有司別爲條制

爲高力士祭父母文

唐張說

維開元十七年月日孝子力士敢告於考潘州府軍妣南海太君之靈小子不天夙齡凶閔身嬰寇剽家值虜裂幸供掃洒之餘遂蒙侍從之顧扶戴明聖逼畏艱難大固不敢不密小亦不敢不誠事必記心言無漏口日慎一日將二十年玉弁加首金章在佩先靈納祐明神降鑑阿母遠至於京華妹兄自拔於泥滓咸以官漸榮祿姻通士林慈顏復慶於目前同氣展歡於膝下又緣幼育高氏變族移家敬愛盡於二堂溫清周於一紀不圖無狀招禍永見孤棄聖主恩華曲逮存沒邑封舊郡官贈本邦親戚君澤子承父意致命報天誓有同於曠日竭忠資孝志無忝於幽泉敬惟靈懷慰聞昭遂先遠有日卜兆新塋遙啓尊魂合耐良壤哀迫祖載攀戀須臾謹以清酌少牢恭陳遣奠盈鐻不舉虛僎莫嘗號天叩地殞絕何仰

祭二先文

張九齡

維開元二十二年歲次乙亥孤子九齡謹遣弟某某等謹以清酌脯醢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先考先妣之靈九齡積罪昊天天實降罰嚴廢末遠慈顏重違欲報劬勞終天何及某夙承教誨幸有所成忝國寵靈猥當大任聖上義存延賞追贈所天朝恩優渥跪承摧感伏惟昭亮亨茲殊錫今謹具贈太常卿廣州都督告身并桂陽郡太夫人告身及玉帶金章紫衣各一副伏惟尚饗

郭人對

韓愈

新史孝友傳唐時陳藏器注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肉以進或給帛或旌門閭善乎韓愈之論謂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爲孝未聞毀支體者也則公之此論有益于時俗多矣

郭有以孝爲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郭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上俾聚土以旌其門使勿輸賦以爲後勸郭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父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爲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爲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也是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爲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爲曷足爲異乎既以一家爲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爲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祿其子孫斯爲爲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平會不以毀傷爲罪滅絕爲憂不腰於市而已黷於政况復旌其門

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柳宗元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其先府君洎夫人之喪附於其位由新墓而南若干步曰高祖王父蘭州府君諱某字某某之墓又東若干步曰曾祖王父邠州府君諱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某王父司議郎府君諱某之墓咸異兆而相望昭穆之有位序壤樹之有豐殺皆如律令府君諱某字某由父任爲太廟齋郎更許昌陽武伊闕華原尉王屋

丞汝陰令爲弘農二年推其誠心裕於其人關土生數若有天相之道衣食給足故人不札天教厲明其故俗不爭奪遂以洽於大和事理克彰刺史盧杞加禮褒旌考績絕尤推君之政風於下邑命爲吏部尚書郎庚河南受命黜陟狀君理績殊異宜升天朝帝有歎焉方圖優昇命用不長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於官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充凶事遂殯於是邑仍會危難至於今乃克返葬孤某嘗爲黔州錄事參軍今無祿仕而志不敢緩初公娶司農少卿京兆韋山之孫涇陽主簿迴智之女德容溫良大曆二年某月日卒於越而假葬焉孤某徒行自越舉夫之喪至於號舉弘農君之喪咸至於墓寔焉既窆立石表於墳前示後之人以無忘孝敬嗚呼世有難仕於外而葬其族者希矣孝子之心有待駟馬五鼎而卒不至者焉若今之殺衣黜食寒妻于饑僕御終身由之而志益不懈爲旅人徒跣萬里以厄困終事孝之難者歟五十而慕者舜也祿千鍾而悲者曾子也聖且賢難之若是今之人有由其道者得不立於世乎

正風俗疏

韋挺

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爲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柴車雇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飲名曰出孝官司習熟不爲條禁所當嚴爲懲革申明禮憲者也

夢得離粟判

楊守納

索和誠家貧至孝夢西籬下有粟掘得十五鍾鄉人以告非營求所得請納官對曰

索和誠中和產德純孝爲人親之所安類曾參之至性生無所養同于路之嗟貧定省切南陔之心殷憂有北門之興精誠所至動於鬼神吉夢有徵啓茲靈貺遂使鍾盈積粟自能貯於西籬庾得如坻無假事於南畝動天地而降福集人靈之休慶美劉殷之孝行再觀於茲伊索氏之鄉人一何狂簡天之所賜不合納官告者誕詞固宜反坐

晉家人傳論

宋歐陽修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是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有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

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葦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事者多矣而晉氏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瀧岡阡表

前人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壘之植以此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我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

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衛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共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或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縣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徙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畱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達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二年歲次庚戌四月十有五日男修表

罔極賦

王禹偁

後周廣順太歲甲寅季秋戊子實生吾身稟粹和於兩儀荷鞠育於二親粵自孩逮乎成人求名得名干祿得祿痛吾母之早終受君羹而舍肉丁吾父之大憂徙倚廬以食粥被朝恩之抑奪履人事而悽迷五鼎或來羨仲由之斗米三牲縱具非茅容之隻鷄豈無兄弟各懷祿而懷悽亦有子孫方嬉戲乎孩提冗食兮紀綱之僕多病兮糟糠之妻望松楸以暮泣履霜露而晨啼今日何日家人舉爵祝我壽考勸我歡樂感懸弧於茲晨念陟岵而淚落換班衣兮純素變華顛兮總角孰謂儒者不如農夫良田十畝柔桑百株無求於人身何憂其悔吝必出於力養不聞乎精麤父母俱存緇袍重襦子弟匪懈夕耕曉鋤雞豚掩豆黍稷盈壺草堂為壽其樂只且嗟乎吾不得而及也賦罔極而長吁

思親賦

明王禕

仰蒼旻之冥漠運元化之混淆何賦授之殊致或偏頗而不均撫予身之薄祐慨此生之多屯豈造物之見靳將受命之匪辰歲越在乎稚齡倏棄捐乎嚴君曾志學之未逮已過庭而無聞寄眇眇之弱植托微微之孤根灑血淚於枯柏結哀號於愁雲痛蓼莪之既深幸菽水之可樂調旨甘於滌醴糝餘粒於藜藿辟積雪而荀生斲層冰而鱗躍奉慈訓之溫恭承懿範之柔恪離罔極之莫忘固終養之有託急景不息芳年易徂曷致三釜曷貴重墟恐令名之不振使先猷之弗舒奉堂上之明命離膝下之深娛乃辭故里乃游名區薦紳是從冠蓋為徒摘麗藻於淮浙觀清光於皇都朗節矯以遐奮蜚聲華其旁歟嗟功名之踰躐慨日月之居諸處違離以自適與憂憤而長俱盼丘園之雨寂瞻桑梓之雲腴忝嘗邈其弗逮溫清俟其久豈初服之難返念夙素之已淪感風樹以浩歎閱燧穀而長吁至若青陽布和緝景騰美風揚柔飈日轉華暑雖行樂而何歡恨承顏之非適朱明啓節南薰奏琴果散嘉實樹聯芳陰枕炎蒸其執理襟邑鬱而莫任漢露宵零嚴霜晨被阪遠葵蘭隔空摧移雁哀哀以翔青葉蕭蕭而隕地怵此日之苦思激往年之餘涕元冥臨御重陰固寒蕭條微塞搖落鄉關日緜光而弗耀川積凍而成乾伊天意之倉慘豈物情之能歡矧予懷之含瘁固觸景而增酸惟四時之推移靡一息之停緩年既迫於喜懼日宜較乎長短指白雲之在望緬丹丘其未遠邇歸風而效誠藉流月以寄款儻微榮之可養固遠遊之焉敢閑干

祿以辭親會為吏而踰險在往哲之猶然可吾儕之不勉誓至恩之少酬期餘生之無忝持寸草之微心報春暉于未晚賴設祭以報本烏反哺而效慈彼蠶蠶之細物亦靈明而有知察妙理以彌感曠大觀而遐思愜意長而語短聊攄翰以陳詞

奉終

方孝孺

愛敬以養生哀感以送死墓焉而葬位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葬而信葬師之說資冥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微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為親謀下以為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閭閻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於牀不於禮而於浮屠不哭泣擗踊而於鐘磬鏡鉞非是之務則人交笑以為簡時可葬矣泥於山川之利否而不即葬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糞於子孫甚者子孫恐葬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葬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為愚於乎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回者果可信耶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為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為天地倘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葬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怪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天絕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富貴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為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

於禍夫孰肯爲善乎由大者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畿函河渭無異也秦帝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內使地善而可興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志耳非視岡阜之向背逆順臆度目斷如世之葬師之爲也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篡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耶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吾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於先祠葬卜吉凶而勿泥葬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至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墳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方氏喪葬儀

郭巨論

前人

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况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且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忍爲之故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放麋不忍君子羨之况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訓乎不可以訓其聖人之法乎或曰苟爲不孝天曷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

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義志者固若是歟微幸於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

望雲思親序

薛瑄

昔狄梁公登太行顧瞻河陽白雲飛繞親舍凝立者久之後世思親有以望雲自名者遂以爲故事蓋慕梁公之風而興起焉余以謂人子愛親之心蓋出於天性之真而不能自己其或至於睽違膝下爲時久遠則其思之之切蓋有隨時感發而不可抑遏者又豈必登高山望白雲之繞親舍然後可以動其念哉然則梁公白雲之思特其一時之興前是無時而不致其思者固可見矣是則後之君子求梁公思親之實可也慕梁公思親之名不可也余友鄭君元吉爲其友霍志剛氏求望雲思親序於余造余廬而請者四五至而不厭余竊念素與志剛不相識其思親之真而不能自己人皆有是非特志剛有是也志剛家山東二親皆安好無恙而志剛游太學者有年親舍邈在海岱之間音容久曠定省久疎則所以思之之切固宜隨時感發初不待於望白雲之飛揚而後動其念也而猶以是自名何耶豈慕梁公之風而求其實耶志剛其加勸哉他日著忠節建事功而可垂之後世者未必不自於望雲思親之實之心推也是爲序

赴召告考妣墓文

崔銑

於乎我父我母鞠銑育銑教之長之俾明經登科致官大夫在正德丁丑請告待母之疾而不終在嘉靖甲申棄官養父之老而不久自茲灑掃丘壟服勤稼穡不復有意於斯世矣今聖天子過聽羣臣之薦元輔之舉召兒翼德春宮掌翰禁苑再瞻闕庭復職文字兒奉命北上覽蓬萊下兒之斯行益於時尚未知守其節則可矢若黨附私朋上欺君父納結賄賂自喪清白逢迎所好以違方直矜挾所有以失賢俊則兒愆積咎生無顏復奉我二親之禊矣祈一親神靈祐止罔俾失墜

書感慕椿萱卷

歐陽德

余讀周君所爲感慕椿萱詩蓋傷其祿足以養而親不逮也豈不悲哉夫父母之愛天性也幼而純長而遷以維甚或邈焉忘之矣然及其身都富貴則莫不悽然感於其心而或無以繼之亦終於泯滅而已矣周君之詩其亦思所以繼之者歟來請予願聞一言之教往歲門人有以是問余者則問之曰父有別子乎曰有有昆弟乎曰有有別子若昆弟之子乎曰有母有諸舅乎有從母乎有從母若諸舅之子乎皆曰有則告之曰父母雖不逮也而以養父母者及其所親則猶之逮也已矣曰雖然終無以盡吾心則告之曰子謂親沒而無以自盡則萬物收藏而天地之心遂息乎夫親親始於孩提達之足以保四海故曾子以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朋友不信斬伐草木不以時爲非孝而孔子稱不毀髮膚立身行道貽父母令名者以爲孝故知所以事親則知所以立身知所以立身則焉往而非自盡哉是時門人唯而退今於周君

之請不復能有易說也輒具以告周君其亦有唯於斯言乎

節孝錄序

孫奇逢

高陽孫紫淵過予夏峰言完縣王學詩不事詩書以管城爲業而能割股療母之危可謂孝乎適客謂之曰弱者廬墓強者割股非古也予曰論人宜論世論孝宜論人以愚夫愚婦而律以王公大人之事彼將能之乎學詩是亦行古之道也嗣學詩不遠千里來見余余以孝母事相勵學詩退然曰是愈彰不孝之罪也小人有母年廿八卽屬從一之義腐心刺骨今且五十餘年學詩不能顯母之節而以一念之舉辱大人之齒類尚得爲孝乎小人父名三錫事繼母金最孝撫異母弟極友愛至推己產讓二弟明季值兵亂倉卒負母遇難余父請以身代竟義而釋之學詩之於母不能如吾父事母之萬一尚得爲孝乎予祖母金二十九歲予祖至善棄世與予母共操柏舟食力甘貧三十餘年如一日予之事母不能如母之事吾祖母之萬一尚得爲孝乎某之不孝種種而鉅公大人謬予以割股之名此學詩之所以千里謁我公願爲不孝隱其事賜一言揚我母暨父暨祖母足矣余聞之曰高陽齊孝子以促燈爲業而事母以成其孝定與魏童子以備力養母而成其孝孫文正鹿忠節各因其地以存其人殆未可以執一論也學詩目不事詩書家不儲升斗而能惕心於母之節與父之孝以及祖母之幽貞至不愛身體以療母且不欲令人知學詩是亦行古之道也客惕然深省卽次其語以貽學詩

父母部藝文二

魏風陟帖二章

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己之言

陟彼帖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唐風鴛羽三章

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

蕭蕭鴛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蕭蕭鴛羽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蕭蕭鴛羽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小雅小弁八章

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

弁彼鸛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取取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擗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贈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萢淠淠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維之朝雉尙求其雌譬彼壞木

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相彼投兔尙或先之行有死人尙或瑾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君子信讒如或譎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椅矣析薪地矣舍彼有罪予之仇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小雅蓼莪六章

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餅之馨矣維豐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思親操

古逸詩

古今樂錄曰舜遊歷山見烏飛思親而作此歌陟彼歷山兮崔巍有鳥翔兮高飛瞻彼鳩兮徘徊河水洋洋兮清冷深谷鳥鳴兮嚶嚶設置張罝兮思我父母力耕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將安歸

短歌行

魏文帝

王僧虔技錄云短歌行仰瞻一曲魏氏遺令節朔奏樂魏文制此辭自撫箏和歌歌者云貴官彈箏貴官卽魏文也此曲聲制最美辭不可入宴樂

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神靈倏忽

棄我遐遷靡瞻靡恃泣涕漣漣呦呦遊鹿街草鳴鹿
翩翩飛鳥挾子巢棲我獨孤煢懷此百離憂心孔疚
莫我能知人亦有言憂令人老嗟我白髮生一何早
長吟末歎懷我聖考曰仁者壽胡不是保

靈芝篇

曹植

靈芝生天地朱草被洛濱榮華相見耀光采矚若神
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嚚盡孝於田壠烝烝不違仁
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慈母咎不痛歎歎涕霑巾
丁蘭少失母自傷早孤焚刻木當嚴親朝夕致三牲
暴子見陵侮犯罪以亡形丈人爲泣血免戾全其名
董末遭家貧父母財無遺舉假以供養備作致甘肥
責家填門至不知何用歸天靈感至德神女爲秉機
歲月不安居嗚呼我皇考生我既已晚棄我何其早
夢我誰所與念之令人老退詠南風詩灑淚滿襟袍
亂曰聖皇君四海德教朝夕宜萬國咸禮讓百姓家
肅虔庠序不失儀孝悌處中田戶有會閑于比屋皆
仁賢譽訖無天齒黃髮盡其年陛下三萬歲慈母亦
復然

補南陔

晉東哲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
罔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餐
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
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差
有賴有賴在河之涘陵波赴泊噬飭捕鯉嗽嗽林鳥
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助增爾虔以介丕祉
補白華
前人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白華朱萼被于幽薄聚聚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
匪情其恪

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藉藉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
臺臺忘劬

白華元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伴晨葩
莫之點辱

周詩

夏侯湛

叙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
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

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
雞鳴在門華華恭誨夙夜是敦

離親詠

前人

剖符今南荆辭親今遐征發軔今皇京夕臻今泉亭
撫首今內顧按轡今安步仰戀今後塗俯歎今前路
既感物以永思今且歸身乎懷抱苟違親以從利今
匪會閔之攸寶視微榮之瑣瑣今知吾志之愈小獨
申愧於一心今慙報德之彌少

家風詩

潘岳

世說曰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
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風詩

綰髮綰髮亦鬢止日祗日祗敬亦慎止靡專靡有
受之父母鳴鶴匪和析薪弗荷隱憂孔疚我堂靡攜
義方既訓家道穎穎豈敢荒寧一日三省

孝經詩

傅咸

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惡於人孝無終始
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

履霜操

唐韓愈

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爲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
父兮兒寒母兮兒饑兒罪當當逐兒何爲兒在中野
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饑何食
兒行於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
兒寧不悲

劉侍御朝命許停官歸侍

皇甫冉

孟孫唯問孝萊子復辭官幸依溫清所其甘秣稽難
採芝供上藥拾槿奉晨餐棟裏雲藏兩山中暑帶寒
非時應有笥聞地盡生蘭賜告承優老長筵永日歡

奉送李賓客荆南迎親

岑參

迎親辭望苑恩詔下儲闈昨見雙魚去今看駟馬歸
驛帆湘水關客舍楚山稀手把黃香扇身披萊子衣
鵲隨金印喜烏傍板輿飛勝作東征賦還家滿路輝

七月望日思親

元許衡

思却千思與萬思音容無復見當時草廔夜靜燈前
語蔬圃春深膝下嬉將爲百年供色養豈期一日變
生離太山爲礪終磨盡此恨綿綿未易衰

思親詞

陳高

淚滴東甌水思親欲見難水流終有盡兒淚幾時乾
思親行寄弟子通
留睿

今年八月來作客出門倏忽日一百自從二十走湖
海零落天涯幾岑寂幾岑寂重悲歎親在高堂望子
還子在長途衣亦單準擬明年作官食君祿歸來共
汝舞袖紅編爛天目之山去天不盈尺使我登之徘徊望鄉國吁嗟胡不生羽翼吁嗟胡不生羽翼
思親歌
明太祖高皇帝

苑中高樹枝葉雲上有慈烏乳鵲勸鵲少乾呼教
飛騰翔啞啞朝與昏有時力及隨飛去有時不及枝
內存呼來呼去翎羽硬萬里長風兩翼振父母雙飛
緊相隨鵲知反哺天性真吾思昔日微庶民苦哉憐
悴堂上親歡歎夢寐心不泯人不如鳥將何伸

送仲弟南還懷老親

李言恭

無限離愁匹馬前況多風雨斷鴻邊板輿未得歸潘
岳春草何堪送惠連伏枕夢回滄海月登臨望極白
雲天飄零若見高堂問雙鬢休言異昔年

端陽用韻思親二首

周怡

聖世逢佳節孤臣獨苦心葵榴紅不改蒲艾綠成陰
親舍千山隔君門萬里深素琴聊自撫誰續斷絃音
囚居昧節候俗尚久無心倦設北牆榻間憩南樹陰
習坎罪所宜避人跡已深獨有叢林鳥猶似人間音

展先墓

羅洪先

生我不待養其如此日心縱今雙涕下難到九泉深
手饋思常嗜心瞿感似音却憐返哺鳥夜夜繞空林

補亡詩

鄭世子載堉

南陵有風吹彼苞棘厥風景婆娑欲靜弗得孝子事親
當竭其力父母之恩昊天罔極

南陵有風吹彼桑梓慕我父母終身敬止助哉伯仲
以及綈姻恪爾晨昏潔爾甘旨

景薄桑榆日亦云暮父母俱存兄弟無故雖有至樂
寧不深慮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右南陵三首

嗟彼白華瑩然如玉君子立身必慎其獨無貽親辱
嗟彼白華瑩然如玉君子立身必謹所守無貽親咎

嗟彼白華瑩然如霜君子立身如圭如璋為親之光
嗟彼白華瑩然如雪君子立身清清絮絮庶無瑕缺
嗟彼白華瑩然如冰君子立身戰戰兢兢庶無怨憎
右白華五首

思親

廖駒

戎馬何時歇奔馳倦此身青燈孤館客白髮倚門人
書信連年絕家山人夢頻歸來未有日回首一沾巾

歲杪思親

張鈇

強對青燈酒遙瞻白髮親愁深知有夜客久似無春
短燭千山夢虛舟萬里身梅花東閣外又向故園新

秋日懷親

楊文儷

玉露沾花濕金風入幕涼天連秋水碧山帶晚烟蒼
撫景嗟時序懷親憶故鄉倚闌凝佇久心逐雁南翔

思親歌

段繼芳

人遇歲時歌且樂我遇歲時心如灼堂上椿萱陵霜
凋舞衣翩翩為誰著君不見老萊子行年七十供甘
旨憶昔我年二十餘雙親棄置歸荒蠻茫茫天地亦
何寬焚焚一身獨無依又不見黃香七歲能扇枕定

省晨昏心凜凜我生老大猶痴愚曉日紅意尚酣寢
黃卷那堪頌蓼莪綠野徒滋愧桑甚父兮父兮甘勤

勞教兒讀書衣藍袍衣得藍袍自翔翔語言逆意訴
且號母兮母兮何眷戀一時不見撫摩偏少值寒暄

心胆戰飲不下兮食不咽父母不可還父母恩如天
恩愛隨流水抱恨常涓涓人生至此悲何益不如生

前供朝夕百年此身將奈何年年時祀歌哀歌

春暉亭為樺川子賦

王奕

昔人念親心何如喻彼百草蒙春暉一川含綠草方

長滿地落紅春已歸草欲報春春忽改子欲養親親
不待嗟哉物爾人亦然對草無言淚如海陽春有脚
還復來今年花謝明年開慈親一去不復見畫圖空
寫春風面樺川有子思報親結茅作亭畱白雲親恩
難酬春易過獨倚欄干怨春莫寄言孝子須惜時流
光暗促親顏移春盤荐脆須及早莫待酒澆墳上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家範典

第十四卷目錄

父母部紀事

父母部雜錄

父母部外編

家範典第十四卷

父母部紀事

書經堯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緜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帝王世紀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己其母蚤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列女傳伯奇至孝事後母母取蜂去毒繫于衣上伯奇前欲去之母便大呼曰伯奇牽我吉甫見疑伯奇自死

琴操尹吉甫周卿也有子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于吉甫於是放伯奇于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于野而射殺後妻

家語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鑣帶索哭者甚哀孔子下車追而

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遍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曾子嘗耕泰山雨雪不得行思父母作梁山吟

說苑閔子騫早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令閔子御車體寒失鞭父責之閔子不自理父察知之歸謂婦曰我所以娶汝乃為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顧食藜藿為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蠶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戰國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合侯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頃聞言秦兵大敗于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于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

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後漢書周燮傳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掾燕之後也燮生而欽頤折頰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聖賢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于是養之

王霸妻傳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忤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遁

孝子傳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為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

吳猛年七歲時夏日伏於親牀下恐蚊蚋及父母鄧展父母在牖下臥多蚊展伏牀下以膚飼之陳元陳太子也後母譖之陳侯令自投遼水魚負之以出元曰我罪人也故求死耳魚乃去汝南先賢傳薛苞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

妻而憎苞分之令出苞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憫而還之

人物志漢夏侯氏侍母疾衣不解帶者數年一日忽夢其父告之曰天帝憐汝至孝賜以仙藥在室後桑枝上訢驚起往視果得藥進之母病立愈

三國志劉曄傳曄字子揚父普母修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以普之侍人有詔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曄可爾曄即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對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

襄陽耆舊傳吳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配之漢末爲丹陽太守衡每欲治家事英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往武陵龍陽泛洲上作宅種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每怒吾治家事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貴汝食歲上匹絹亦當足用爾衡既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英習曰此當是種柑也汝家失十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遺爲宅汝父恆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云十思無德義不忠不富若貴而能食方好爾用此何爲吳末衡柑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富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棠猶在焉

晉書王導傳導子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常共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卽得爲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

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宮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諡貞世子悅與導語恆以慎密爲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嘗爲母曹氏篋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

趙至傳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繖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恠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後遠適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于祿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慟哭歐血而卒

葉延傳延十歲其父爲羌酋姜聰所害每日縛草爲姜聰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中則瞋目大呼其母謂曰姜聰諸將已屠鱸之矣汝何爲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于先讎以申罔極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

石苞傳苞有六子越喬統俊偶崇以統爲嗣崇字季倫生于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

慕容垂妻段氏傳段氏字元妃垂既僭位拜爲皇后垂立其子寶爲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托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

陛下見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爲驥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垂死寶嗣僞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下咸以爲然寶中書令哇遂大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之安思閭后親廢順帝猶配享安皇先后言虛實尚未可知宜依閭后故事寶從之

孫盛逸士傳丁蘭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爲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鄰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拜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醉疾來許罵木人以杖敲其頭蘭還即奮劍殺張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爲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明遂上之圖其形於雲臺

宋書袁皇后傳后適太祖生子劬自詳視之馳白太祖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太祖祖狠狠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

南齊書崔慰祖傳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末明中爲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嗣毀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

從之

竟陵王子良傳子良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為
賴縣時與裴后不諧遣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
幼少在庭前憂愁獨步帝見之曰汝何不讀書子良
曰母不得見讀書何為帝異之即召后還

何求傳求字子有盧江潯人也初求母王氏為父所
害求兄弟以此無宦情

梁書劉苞傳苞字孝雲彭城人也父愐齊太子中庶
子苞四歲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常泣伯叔
父愐綸等並顯貴苞母謂其畏懼怒之苞對曰早孤
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欲悲無有他意因
而歎歎母亦慟甚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沒悉假
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未幾
皆畢繪常嘆服之

甄恬傳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世居江陵父標之州
從事恬數月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
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識父
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為
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恆有烏
元黃雜色集于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雀
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朕虛己欽
賢寤寐盈想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既孝行殊異聲
著邦壤敦風厲俗弘益茲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
旌表室間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謝蘭傳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也五歲每父母未飯
乳媼欲令蘭先飯蘭曰既不覺饑強食終不進
何點傳點祖尚之父鑠宜郡太守素有風疾無故害

其妻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
婚宦尚之強為之娶瑯琊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
泣求執本志遂得罷

庾沙彌傳沙彌穎陰人也晉司空冰六世孫父佩王
輔國長史長沙內史宋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沙彌
時始生年至五歲所生母為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
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既長終身布衣
蔬食

陳書蔡徵傳徵字希祥侍中中撫軍將軍景歷子也
幼聰敏精識強記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河南褚翔
翔字仲舉嗟其穎悟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
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道徵侍益謹初無怨色
徵本名覽景歷以為有王祥之性更名徵字希祥

司馬高傳高字文昇河內溫人也父子產梁尚書水
部侍郎岳陽太守即梁武帝之外兄也高幼聰警有
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孺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二
旬每至號慟必致悶絕內外親戚皆懼其不勝喪父
子產每曉諭之逼進饘粥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
子弟預入問訊梁武帝見高羸瘦嘆息良久謂其父

子產曰昨見羅兒面顏憔悴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
風為有子矣羅兒即高小字也釋褐太學博士累遷
正員郎丁父憂哀毀逾甚廬于墓側一日之內惟進
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晝結廬
數載豺狼絕迹常有兩鳩居宿廬所馴狎異常新林
至今猶傳之

南史袁粲傳初粲忤于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磚叩
頭流血磚碎傷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

輒涕泣彌日嘗疾母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
與母語曰慈孫無憂將為國家器不患沉沒但恐富
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粲貴重恆懼傾滅乃以
告之粲故自挹損

魏書長孫慮傳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
誤以杖擊便即致死真為縣囚執慮以重坐慮列辭
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
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各幼稚慮身居
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同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

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
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
尋究情狀特可矜感高祖特詔恕其父死罪以從遠
流

崔元伯傳崔僧淵入國坐兄弟徙於薄骨律鎮僧淵
元妻房氏生二子伯驊伯驥後薄房氏更納平原杜
氏僧淵之徙也與杜俱去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祖
虬得還之後棄絕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家於青州
伯驥與母房氏居於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
孝慈之道頓阻一門僧淵卒年七十餘伯驥雖往奔
赴不敢入家哭沙門寺

隋書令狐熙傳熙以母憂殆不勝喪其父戒之曰大
孝在於安親義不絕嗣吾今見存汝又復立何得過
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饘粥服闋除小駕郎
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者莫不為之下
泣

徐孝肅傳孝肅沒郡人也事親以孝聞早孤不識父
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圖其形像構廟置之而

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無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綬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于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身終

唐書狄仁傑傳仁傑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

郭襄傳震字元振以字顯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愠建宅宣王里未嘗一至諸院廐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惟元振云

崔衍傳衍深州安平人父倫字叙居父喪號護柩行千里道路為流涕廬塚彌年寶應二年使吐蕃虜背約留二歲衍天寶末調富平尉繼母李不慈倫自吐蕃歸李弊衣以見問故曰衍不吾給倫怒召衍將祖而鞭之衍涕泣無所陳倫弟殷趨白衍所稟舉送夫人所尚何云倫悟由是諧無入父卒事李益謹歲為李子郃債負不勝計故官刺史妻子僅免飢寒

薛收傳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出繼從父孺年十二能屬文以父不得死于隋不肯仕郡舉秀才不應聞高祖與通入首陽山將應義舉通守堯君素覺之迎置其母城中收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

李晟傳晟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惣聽云惣字元直早喪所生為晉國王夫人所鞠王卒晟以非嫡敕諸子服惣惣獨號慟不忍晟乃許服綾既練晟與憲

廬墓側德宗敦遣歸第一夕復往帝許之任敬臣傳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為弗如也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十六刺史崔樞欲舉秀才自以學未廣遜去又三年卒業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數須絕繼母曰而不勝喪謂孝可乎敬臣更進饘粥

杜兼傳兼從弟羔貞元初及進士第有至性父死河北母更兵亂不知所之羔憂號終日及兼為澤潞判官鞠獄有嫗辨對不凡乃羔母因得奉養而不知父墓區處晝夜號慟他日舍佛祠觀柱間有文字乃其父臨死記墓所在羔奔往亦有者老識其壘因是乃得葬

陽城傳城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嚴挺之傳挺之子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不為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耶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武屢遷劍南節度使頗放肆用度無藝峻倍畝永泰初卒母哭且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矣

裨史彙編唐路丞相隨父泌從渾瑊會平京為人所執死焉隨方在嬰襁中始十歲母謂隨曰汝還識汝父否隨哽咽無語母曰汝視眉目宛若父之眉目隨

後覽鏡照之須絕於地後終身不敢臨鏡五代史周知裕傳知裕安州留後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柅室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

南唐近事劉仁贍鎮壽春周師堅壘三載蹙而不降一夕愛子泛舟於敵境暮夜為小校所擒疑有叛志請於贍贍將行軍法監軍使懇求不迴復使馳告其夫人夫人曰某郎妾最小子攜提愛育情若不及奈軍法至重不可私也名義至大不可虧也苟屈公議使劉氏之門有不忠之名妾與令公何顏以見三軍遂促令斬之然後成其喪禮戰士無不墮淚

宋史不忠傳不忠字仁仲嗣漢王宗暉曾孫也父士圖從上皇北還遙拜集慶軍節度使不忠初補保義郎紹興二十七年登第易左宣義郎調婺州金華丞不忠性篤孝生七歲遭父北還每思慕涕泣長力學母曹氏止之答曰君父讎未報非敢志富貴也登第時已入仕法當超兩秩請回授其母母封法止令人

高宗嘉其志特封郡夫人宋庠傳庠字公序父杞嘗為九江掾與其妻鍾禱於廬阜鍾夢道士授以書曰以遺爾子視之小戴禮也已而庠生他日見許真君像即夢中所見者李諮傳諮字仲詢幼有至性父文提出其母諮日夜號泣飲食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士真宗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人

劉溫叟傳溫叟字永齡父岳後唐太常卿溫叟七歲能屬文善楷隸岳時退居詔家人曰吾兒風骨秀異

所未知者壽耳今世難未息得與老夫皆爲溫洛之
叟足矣故名之溫叟清泰中爲左拾遺內供奉以母
老乞歸養少帝即位拜刑部郎中賜金紫改都官郎
中充翰林學士初岳仕後唐嘗居內署至是溫叟復
居斯任時人榮之溫叟既受命歸爲母壽候立堂下
須臾聞樂聲兩青衣舉箱出庭奉紫袍兼衣母命捲
簾見溫叟曰此卽爾父在禁中日內庫所賜者溫叟
拜受泣下退開影堂列祭以文告之母感愴累日不
忍見

章得象傳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像及
生父與復夢家庭積芻如山

包拯傳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
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
父母又不欲行拯卽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拯廬
墓終喪猶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
調知天長縣

田敏傳敏字子俊補易州靜岩指揮使契丹陷易州
失其家所在帝賜白金三百兩使間行求其父母得
之以歸

呂公著傳公著字希哲以蔭入官父友王安石勸其
勿事科舉以僥倖利祿遂絕意進取公著作相二弟
已官省寺希哲獨滯管庫乃判登聞鼓院力辭公著
嘆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略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
也夫希哲母賢明有法度聞公著言笑曰是亦未知
其子矣

謝深甫傳深甫字子肅少穎悟刻志爲學積數年不
寐夕則置研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父景之識爲遠

器臨終語其妻曰是兒當大吾門善訓迪之母攻苦
守志督深甫力學中乾道二年進士第

呂蒙正傳蒙正字聖功父龜圖起居郎多內寵與妻
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蹟窘乏劉誓不復嫁及
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

王濟傳濟字巨川父恕後唐時童子及第開寶中知
秀州會盜起城陷爲盜所殺將并害濟濟伏柩號慟
謂賊曰吾父已死吾安用生爲但恨力不能殺爾以
報父讎耳賊義之捨去濟攜父骨匿山谷間既而官
軍大集濟脫身謁其帥朱乙陳討賊之計乙嘉之遣
以束帛奏假驛置遣歸先是濟母終于岳陽權窆佛
舍至是乃併護二喪還饒陽州將以聞太祖召見以
其尚少且俾就學

徐積傳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孝行出于天稟三歲
父死且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
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
衲裘暇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
其親徒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
拜且致百金爲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
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
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耳母亡木槨不入口
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臥苦枕塊衰絰不去體
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湊過其廬適聞
之爲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
杏兩枝合爲輪旣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
焉

張藏英傳藏英涿州范陽人自言唐相嘉貞之後唐

末舉族爲賊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七僅以身免後
逢居道于關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帥
趙德鈞壯之釋而不問以補牙職藏英後聞居道避
地關南乃求爲關南都巡檢使至則微服攜鐵棍匿
居道舍側伺其出擊之仆于地留其耳噉之遂禽歸
設父母位陳酒肴縛居道于前號泣鞭之齧其肉經
三日刳其心以祭卽詣官首服官爲上請而釋之燕
冀間目爲報讎張孝子

揮塵後錄方公美庭實興化人其父宣和中嘗爲廣
南提學以卒公美後登科至紹興間自省郎爲廣東
提刑以母憂去官服闋復除是職公美辭以不忍往
秦會之不樂降旨趣行公美勉強之官謝上表云三
舍教育先臣之遺愛尚存一笑平反慈母之音容未
遠讀者哀之已而竟沒於嶺外

歸田錄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
在人以爲榮

青箱雜記張師錫年八十餘卒又有喜子及第詩曰

御榜今朝至見名心始安爾能俱中第吾遂可休官
賀客畱連飲家書反覆看世科誰不繼得慰二親難
蓋張嘗有中魁甲者故得有世科之語

金史高彪傳彪本名名和失辰州渤海人祖安國遼
興辰開三鎮節度使父六哥左丞制官至刺史彪始
生其父用術者言爲其時日不利於己欲不舉其母
爲營護居數歲竟逐之彪匿於外家遼人調兵東京
時六哥已老當從軍悵然謂所親曰吾兒若在可勝
兵矣所親具以實告因代其父行戰於出河店遼兵
敗走彪獨力戰軍帥見之曰此勇士也令生致之幹